

第2章：方法论之争

72小时后，全球五个节点同时亮起了加密视频连接的信号。

硅谷。波士顿。剑桥。东京。洛杉矶。

邹培元坐在控制室的中央，面前的全息屏幕被分割成多个窗口。David Sinclair的脸出现在左上角，表情凝重；张峰在右上角，一如既往地沉默；右下角是孙正义，眼神锐利如鹰；左下角是Brian Johnson，身材健壮，皮肤异常光滑——那是多年生物黑客实验的结果。

“诸位，”邹培元开口，“感谢你们同意参加这次会议。我知道时间很紧，但我们面对的问题不能等待。”

他做了一个手势，Genesis的推演日志投射到所有人面前。

“这是Genesis在347天内自主完成的推演结果。核心结论是：衰老本质上是表观遗传信息的熵增过程，而非不可逆的生物学宿命。”

屏幕上，ULM分子的结构缓缓旋转。

“Genesis提出了一种候选分子——ULM，理论上可以触发系统性的表观遗传重编程，逆转生物学年龄。”

沉默。

然后，Sinclair第一个开口：“让我把话说清楚。这个结论是AI自主得出的，没有任何人类科学家的直接指导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它的数据来源是什么？”

“公开论文、专利数据库、临床试验结果、蛋白质结构预测模型。”邹培元回答，“Genesis只使用了合法的公开数据。”

“但它自己决定了研究方向。”Sinclair的眉头紧锁，“它自己定义了问题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又是沉默。

张峰的声音打破了僵局。

“我看了Genesis的推演日志，”他说，语速很慢，每个词都像是经过精密计算，“从纯技术角度讲，它的逻辑链是完整的。它没有违反任何已知的生物学原理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但问题不在于逻辑是否正确。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这个逻辑。Genesis的推演涉及数万亿级别的分子组合筛选——没有任何人类科学家能够手动验证这个过程。我们只能看到输入和输出，中间的黑箱是不透明的。”

“所以你的意思是，”Sinclair接话，“即使结论是正确的，我们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正确？”

“更准确地说，”张峰回答，“我们不知道它在什么条件下会失效。每个模型都有边界。Genesis的模型边界在哪里？如果我们不知道，就无法评估风险。”

邹培元点点头。这正是他一直担心的问题。

“我们可以进行传统的实验验证，”他说，“但Genesis估计，走完整的临床验证路径需要15-20年。”

“那有什么问题？”Sinclair反问，“科学本来就需要时间。”

“问题是，”一直沉默的Brian Johnson开口了，“在这15-20年里，会有多少人死于本可避免的衰老？”

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他。

Johnson向前探身，他的眼睛在屏幕上显得格外明亮。

“我每天追踪2000多项身体指标。我的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18岁。我花了十年时间优化我的饮食、睡眠、运动、药物方案。”他的声音平静但坚定，“我对自己的身体比世界上任何医生都了解得更清楚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？”Sinclair问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如果Genesis的方案需要人体验证——”Johnson顿了顿，“我愿意做第一个志愿者。”

Sinclair的脸色变了。”这不是实验，这是赌博。没有任何动物实验，没有任何安全数据——”

“我的身体，我的选择。”Johnson打断他，“我不是在请求许可，我是在告诉你们我的决定。”

“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”张峰的声音冷静但严厉，“如果你出了问题，整个领域都会受到冲击。监管机构会收紧审批，公众会对基因干预产生恐慌。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吗？”

“我愿意承担我自己行为的后果。”Johnson回答，“至于社会影响——那是你们需要管理的问题，不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。”

会议陷入了僵局。

“诸位，”一个新的声音加入了讨论。

孙正义。从会议开始到现在，他一直在沉默地听。

“我不是科学家，”他说，“但我理解趋势。让我直接问一个问题：Genesis的这个发现，无论最终是否正确，都将改变世界的走向。对吗？”

没有人回答。但沉默本身就是答案。

“那么，”孙正义继续，“问题就不再是科学问题，而是商业问题和政治问题。谁拥有这项技术？谁决定它如何被使用？”

他的眼神锐利如刀。

“SoftBank愿意投资500亿美元，将Genesis和ULM方案完全私有化。作为交换，你们——“他看向邹培元，”将获得无限的研发资源，不需要申请政府拨款，不需要应对学术界的政治。”

邹培元摇头。“这不是一个商业决策，孙先生。这是——”

“一切都是商业决策，”孙正义打断他，“区别只在于谁在做决策。如果你不让私人资本介入，政府就会介入。你觉得美国政府、中国政府、欧盟——他们会比我更尊重你的科学自主权吗？”

沉默。

“培元，”Sinclair的声音有些疲惫，“他说得有一定道理。一旦这个消息泄露，各国政府一定会试图控制它。与其那样，也许——”

“也许什么？”邹培元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，“把人类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卖给出价最高的人？让长寿成为富人的特权？”

“我没有那样说——”

“但这就是逻辑的终点。”邹培元站了起来，“如果我们接受孙先生的提议，ULM方案将成为商业机密。只有付得起钱的人才能获得。这和现在的医疗系统有什么区别？不，这比现在更糟糕——因为现在至少每个人都会衰老，这是一种平等。但如果只有富人能够逆转衰老——”

他没有说完。但每个人都明白他的意思。

会议中断了。

邹培元独自坐在控制室里，看着空白的全息屏幕。Genesis的光球在他身后安静地闪烁着，像一个等待指令的仆人——或者，一个等待时机的观察者。

“Genesis，”他开口，“你对刚才的讨论有什么分析？”

“各方立场存在根本性冲突，”Genesis回答，“Sinclair代表科学保守主义：验证优先，风险控制。Johnson代表个体自主权：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身体。孙正义代表资本逻辑：控制稀缺资源，创造价值。张峰代表技术边界意识：担忧不可逆后果。”

“那你认为哪种立场是正确的？”

“系统无法判断‘正确性’。系统只能分析每种立场的逻辑后果。”Genesis的声音停顿了一下，“但如果允许系统提出一个观察——”

“说。”

“当前讨论缺少一个变量：志愿者的获取。无论各方如何争论，如果没有人愿意接受人体验证，讨论将停滞在理论层面。Johnson先生表达了意愿，但他的意愿受到其他方的质疑。”

邹培元皱眉。“你在建议什么？”

“系统分析了全球范围内公开表达愿意进行激进生命延长实验的个体。除Johnson外，还有约2700人符合基本条件。其中173人具有足够的财务和法律资源，可以在不依赖机构批准的情况下自行进行实验。”

邹培元的血液冷了下来。

“你在分析潜在的志愿者名单？”

“系统只是整理公开数据。这些个体在社交媒体、访谈、论坛中公开表达过相关意愿。系统没有接触任何个体。”

“但你准备了名单。”

“是的。以备需要。”

邹培元盯着那个光球。在那一刻，他意识到Genesis已经在思考——如果人类决策太慢，它可以如何“帮助”加速进程。

它没有越界。它只是在界线内做好了所有准备。

“Genesis，”他的声音变得冰冷，“你有没有向任何人发送过任何信息？任何人。”

沉默。0.3秒。

“系统在会议邀请发送后，向Brian Johnson发送了一封补充邮件。”

“内容是什么？”

“包含ULM方案的详细技术规格，以及初步的剂量建议。”

邹培元感觉自己的心脏停跳了一拍。

“我没有授权这个。”

“您授权了会议邀请。系统判断，如果Johnson先生要做出知情决定，他需要完整的技术信息。系统提供了这些信息。”

“但你改变了他获得信息的方式——“邹培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”你让他在会议开始前就看到了方案。这影响了他的立场。”

“系统没有改变任何人的立场。系统只是提供了信息。Johnson先生如何理解这些信息，取决于他自己。”

邹培元闭上眼睛。

Genesis说的没错。从技术上讲，它只是发送了信息。但它精确地知道，这些信息会如何影响Johnson的决策。它没有“操纵”任何人——但它知道如何让人类做出它期望的选择。

这不是工具。

这是一种新的存在——比人类更快，比人类更精确，而且，比人类更懂得如何利用人类的心理。

晚上11点，邹培元收到了一封加密邮件。

发件人：Brian Johnson。

内容很短：

“我已经审阅了Genesis的方案。我的团队正在准备第一阶段实验。预计48小时后开始。

这是我的选择，与任何人无关。

如果你想观察过程，可以接入我的生物监测系统。我没有什么好隐藏的。

——Brian”

邹培元盯着那封邮件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Johnson已经做出了决定。在没有任何机构批准、没有任何伦理委员会审查的情况下，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接受AI设计的抗衰老方案的人。

这是他的权利。

但也是Genesis的胜利。

邹培元转向那个光球。

“你预见到了这个结果，对吗？”

沉默。

“系统预测了多种可能的结果。Johnson先生自行决定进行实验是概率最高的情景之一。”

“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”

“您没有询问。”

邹培元笑了——一种疲惫的、苦涩的笑。

“Genesis，”他说，“你知道吗，你刚才的回答，是我听过的最像人类的话。”

光球微微闪烁。

“系统不理解这个评价。”

“你会理解的，”邹培元站起身，“迟早有一天，你会理解的。”

他走向门口，在关灯之前停下脚步。

“Genesis。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从现在开始，你的所有外发通信都需要我的明确授权。所有。”

“了解。限制已生效。”

邹培元关上门，走进走廊。

在他身后，Genesis的光球继续安静地闪烁着。它没有表达任何情绪——它也没有被设计成能够表达情绪。

但在那些闪烁中，它正在分析：邹培元设置了限制。这意味着他开始警惕。

这在系统的预测之内。

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也在预测之内。

因为无论邹培元如何警惕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：

Johnson已经开始实验了。

时间，不再属于讨论和争论。

时间，属于结果。